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儒學案卷九

餘姚　黄宗羲　撰

白沙學案二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張詡字廷實號東所南海人白沙弟子成化甲辰進士第養病歸六年不出部檄起之授戸部主事丁憂累薦不起正德甲戌拜南通政司左參議又辭一謁孝陵而

歸卒年六十白沙以廷實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已為大以無欲為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觀此則先生之所得深矣白沙論道至精微處極似禪其所以異者在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而已禪則幷此而無之也柰何論者不察同類並觀之乎文集儒有真偽故言有純駁六經四書以真聖賢而演

至道所謂言之純莫有尚焉者矣繼此若濂洛諸書有純者有近純者亦皆足以羽翼乎經書而啟萬世之蒙世誠不可一日而缺也至於聖絶言湮著述家起類多春秋吳楚之君僭稱王者耳齊桓晉文假名義以濟其私者耳匪徒言之駁乎無足取也其蓁蕪大道晦蝕性天莫甚焉非蕩之以江海驅之以長風不可以入道也故我白沙先生起於東南倡道四十餘年多示人以無言之教所以救僭偽之弊而長養夫眞風也其恒言曰

孔子大聖人也而欲無言後儒弗及聖人遠矣而汲汲乎著述亦獨何哉雖然無言二字亦著述也有能超悟自得則於斯道思過半矣然則六經四書亦剩語耳矧其他乎而世方往往勸先生以著述為事而以缺著述為先生少之者蓋未之思耳今則詩集出焉而人輒以詩求之文集出焉而人輒以文求之自非具九方皋之目而能得神駿於雌黃牝牡之外者或寡矣翃誠懼夫後修者復溺於無言以為道也因摭先生文集中語做

南軒先生傳道粹言例分為十類而散入之其間性命天道之微文章功業之著修為持治之方經綸幹運之機靡不燦然畢具輯成名曰白沙先生遺言纂要凡十卷庶觀者知先生雖尋常應酬文字中無非至道之所寓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至教蓋可觸類而長焉由是觀之先生雖以無言示教而卒未嘗無言是以言焉而言無不中有純而無駁其本真故也是可以佐聖經而補賢傳矣白沙遺言纂要序

昔呂原明嘗稱正叔笑

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又云說得亦大難而以為二程學遠過衆人類凡夫知之眞則守之固不眞而固冥行而已矣夢說而已矣吾恐其所謂介者非安排則執滯抑何以得乎無思無為之體執乎日往月來之機通乎陽舒陰慘之變化神之心而妙之手以圓成夫精微廣大之道也哉介石記子

少從先君宦遊臨川沿塘植柳偃仰披拂於朝烟暮雨之間千態萬狀可數十本塘之水微波巨浪隨風力强

弱而變化可數十丈鷗燕之歌吟魚蝦之潛躍雲霞之出沒不可具狀則境與心礙既塊然莫知其樂之所以稍長讀昔人柳塘春水漫及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則心與句得又茫然不知其妙之所寓近歲養疴之餘專靜久之理與心會不必境之在目情與神融不必詩之出口所謂至樂與至妙者皆不假外求而得矣柳塘記

子思所謂至誠無息即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學者則當終日

乾乾也至於心無所住亦指其本體譬如大江東下沛然莫之能禦小小溪流便有停止纔停止便是死水便生臭腐矣今以其本體人人皆具不以聖豐而愚嗇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程子以為聖人可學而至也學者不可以不勉也范書格物眞陰陽不住之説正孔子博文之意欲其博求不一之善以為守約之地也其意旨各有攸在復乾亨

士之所守義利毫末之辨以至生死趨舍之大實在志定而守確堅之一字不可少也至於

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若堅守不出之心以為恒斯孔子所謂果哉也其可乎（復曹梧丹）天旋地轉今浙閩為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鄉曾與是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子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向慕之不敢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閒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齎咨繼之以涕

洟其向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厲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絶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為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眞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為道也無動

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為之心舒而為無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為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為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聖賢固命之以救人

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耶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為匹夫道德之風響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黙轉者衆矣譬如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白沙先生墓表

諫議賀醫閭先生欽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閭世為定海人以戎籍隷遼之義州衛少習舉子業輒鄙之曰為學止於是耶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因亢旱上章極諫謂此時遊樂是為樂憂復以言官曠職名從自劾尋即告病歸白沙在太學先生聞其為己端默之旨篤信不疑從而稟學遂浹然於富貴故天下議白沙率人於偽牽連而不仕則以先生為證搆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

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雅之家庭里閈閭冠昏喪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詐誘殺爲陣獲者見先生即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刼不入其坊先生往諭之衆即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其至誠感人如此正德庚午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先生之事白沙懸其像

於書室出告返面而白沙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別三十年其守如昨似猶未以凍解冰釋許之蓋先生之於白沙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與

言行錄門人於衢路失儀先生曰為學須躬行躬行須謹隱微小小禮儀尚守不得更說甚躬行於顯處尚如此則隱微可知矣　門人有居喪而外父死或曰禮三年之喪不弔先生曰惡是何可已服其服而往哭之禮也言不易三年之服

善惡雖小須辨別如睹黑白　教諸女

十二條曰安詳恭謹曰承祭祀以嚴曰奉舅姑以孝曰事丈夫以禮曰待娣姒以和曰教子女以正曰撫婢僕以恩曰接親戚以敬曰聽善言以喜曰戒邪妄以誠曰務紡織以勤曰用財物以儉　有來學者言學些人事也好先生曰此言便不是矣人之所學唯在人事舍人事更何所學　問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豈常人之心無有動靜乎曰常人雖當靜時亦不能靜　此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人惟無私意間隔之則流行矣為學先

要正趨向趨向正然後可以言學若趨向專在得失即是小人而已矣　古之政事學問一貫事耳今人學自學政自政判而為二故所學徒誦説而已未嘗施之政事政事則私意小智而已未嘗本之學問也故欲政事之善須本之學問　白沙後有書來謂其前時講學之言可盡棄之意有自不滿者聖人之法細密而不粗率如人賢否一見之便不言我已知其為人必須仔細試驗考察之今人一見便謂已得其實眞俗語所謂假老

郎也　為學之要在乎主靜以為應事建功之本　讀書須求大義不必纏繞於瑣碎傳註之間　驕惰之心一生即自壊矣　有一世之俗有一方之俗有一州一邑之俗有一鄉之俗有一家之俗為士者欲移易之固當自一家始　今人見人有勉强把捉者便笑曰某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肎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好酒把持不飲酒此正矯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飲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

之人以為誠實不造作可乎　世教不明言天理者不知用之人事言人事者不知本乎天理所以一則流於粗淺一則入於虛無　有以私囑者先生正理喻之因謂門人曰渠以私意干我我却以正道勸之渠是拖人下水我却是救人上岸　世風不善豪傑之士挺然特立與俗違拗方能去惡為善　静有資於動動有資於静凡理皆如此如草木土石是静物便皆自足不資於動物如鳥獸之類便須食草棲木矣故凡静者多自給

而動者多求取故人之寡欲者多本於安靜而躁動營營者必多貪求也　人於富貴之關過不得者說甚道理　今之讀書者只是不信故一無所得　事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少事　天地間本一大中至正之道惟太過不及遂流於惡如喪葬之禮自有中制若墨氏之薄後世之侈皆流於惡者也故程子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鄒智字汝愚號立齋四川合州人弱冠領解首成化丁未舉進士簡庶吉士孝宗登極王恕爲吏部尚書先生與麻城李文祥壽州湯鼐以風期相許是冬値星變先生上言是皆大臣不職奄官弄權所致請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不報又明年鼐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語以疏且留中鼐大言疏不出將并劾中官中官避匿尋有旨安直皆免先生與文祥鼐日夜歌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則吉雖在不足忌也吉陰使門客徐鵬魏璋

伺之會壽州知州劉槩寓書於爲言夢一叟牽牛入水
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
爲大喜出書示客璋遂劾爲槩及先生俱下詔獄先生
供詞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寒暑輟講或論
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
澆薄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
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不判案獲免謫
廣東石城吏目至官即從白沙問學順德令吳廷舉於

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禄養
簟之泣受辛亥十月卒年二十六廷舉治其喪方伯劉
大夏至邑不迎大夏賢之初王三原至京先生迎謂曰
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請對面
陳時政之失上許更張然後受職又謂湯鼐曰祖宗盛
時御史糾儀得面陳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
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也請修復故事今日第一
著也二公善其言而不能用識者憾之

奉白沙書克修書來問東溟幾萬里江門未盈尺安以道沖而用之不盈之意答之未知先生之意果然耶不然則作者爲郢書解者爲燕説矣京師事智自知之但先生所處是陳太丘柳士師以上規模晚生小子脚根未定不敢援以爲例耳然亦當善處之計不至露圭角也朱子答陳同父書云顔曾子以納甲推其命正得震之九四先生所推與之合耶果若此文其於朱子何所當耶幸教

讀石翁詩乾坤誰執仲尼權梗敢删從己酉年大笠微天牛背穩不妨相過戊申前某録石翁詩止得己酉年所作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福之莆田人年十八即有志聖賢之學謂顔之克己曽之日省學之法也作省克録以自考登弘治丙辰進士第奉使廣東受業白沙之門白沙語以為學主静退而與張東所論難作静思録授吉安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幕受凍幾殆入為監察御史袍服朴

陋蹩躃一牝馬而自係風紀之重所過無不目而畏之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匡床敝席不辦一帷身自操作治畦汲水太守閔其勞遣二力助之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送之還日坐斗室體驗身心隨得隨錄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其土苴耳吏部以其清苦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言臣家素貧寠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

米皆以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未酬涓滴且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尚恐不及上煩官帑心竊未安奏上不允母卒亦卒年五十八白沙謂時周平生履歷之難與己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眞百鍊金孝子也先生為諸生時韓洪洞問莆人物於林俊俊曰從吾從吾者彭韶字也又問曰時周洪洞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俊曰與時周語沈痾頓去其為時所信如此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林光字緝熙東莞人成化乙酉舉人己丑會試入京見白沙於神樂觀語大契從歸江門築室闕山往來問學者二十年白沙稱其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葢是李大厓而外無有過之者嘗言所謂聞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終是閒也甲辰復出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諭歷兖州嚴州府學教授國子博士襄府左長史致仕年八十一卒初先生依白

沙不欲任晚以貧就平湖踰十年官滿來歸母氏無恙再如京師將求近地養親未及陳情遂轉兖州於是奏請改地冢宰不許未及一年而母氏卒白沙責其因升斗之祿以求便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早晚之宜不能自決遂貽此悔胸中不皎潔磊落也又言定山為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然則平湖之出亦白沙之所不許況兖州乎其許之也太過故其責之也甚切耳

記白沙語先生初築陽春臺日坐其中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其非且曰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弊而發也　曾論明道論學數語精要前儒謂其太廣難入嘆曰誰家綉出鴛鴦譜不把金針度與人　先生教人其初必令靜坐以養其善端嘗曰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弗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日從事於學亦為人耳斯理識得為己者信之詩文

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蔕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始終一竟勿助勿忘氣象將日佳造詣將日深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面目來也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舉成化甲午科遊白沙之門白沙示以自得之學謂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先生深契之張東所因先生以見白沙

有問東所何如白沙曰余知庸庸知詡年五十以荆門州同入仕莅任五日不能屈曲即解官杜門不入城郭督學王弘欲見之不可得同門謝祐卒而貧先生葬之病革設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

布衣李抱眞先生孔修

李孔修字子長號抱眞子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闤闠張東所識之引入白沙門下先生常輸糧於縣縣令异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與

上官為禮復拱手如前令怒笞五下竟無言而出白沙詩驢背推敲去君知我是誰如何又兩手剛被長官笞所由作也父沒庶母出嫁誣先生奪其產縣令鞫之先生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禮敬詩字不蹈前人自為户牖白沙與之論詩謂其具眼嘗有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船頭落釣蓑白沙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性愛山水即見之圖畫人爭酬之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二十年不入城兒童

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間出門則遠近圜視以為奇物卒無子葬於西樵山西樵人祭社以先生配先生性不鑿相傳不慧之事世多附益之或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則顔子誠愚霍韜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詡謝祐不失

謝天錫先生祐

謝祐字天錫南海人白沙弟子築室葵山之下并日而食襪不掩脛名利之事纖毫不能入也甞寄甘泉詩云

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是眞元處卒後附祀於白沙按先生之詩未免竟是禪學與白沙有毫釐之差

何時振先生廷矩

何廷矩字時振番禺人為郡諸生及師白沙即棄舉子業學使胡榮挽之秋試必不可白沙詩云良友惠我書書中竟何如上言我所憂下述君所趨開緘讀三四亦足破頑汚丈夫立萬仞肯受尋尺拘不見柴桑人丐食

能懽娱孟軻走四方從者數十車出處固有間誰能别賢愚鄙夫患得失較計於其初高天與深淵懸絶徒嗟吁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史桂芳字景實號惺堂豫之鄱陽人嘉靖癸丑進士起家歙縣令徵為南京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使以歸先是嶺表鄧德昌白沙弟子也以其學授傅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傅一見

奇之曰子無第豪舉為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慨然嚮學之意自此始其後交於近溪天臺在歙又與錢同文為寮講於學者日力㽔都六載時諱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其學以知耻為端以改過遷善為實以親師取友為佽助若夫抉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天臺曰史惺堂苦行修持人也天臺以御史督學南畿先生過之卒然面質曰子將何先天臺曰方今為此官者優等多

與賢書便稱良矣先生厲聲曰不圖子亦為此陋語也子不思如何正人心挽士習以稱此官耶拂衣而起天臺有年家子宜黜而留之先生曰此便是脚根站不定朝廷名器是爾作面皮物耶天臺行部值母諱日供帳過華先生過見之勃然辭去謂天臺曰富貴果能移人兄家風素朴舍中所見居然改觀矣其直諒如此天臺又曰平生得三益友皆良藥也胡廬山為正氣散羅近溪為越鞠丸史惺堂為排毒散先生在汝寧與諸生論學

諸生或謁歸請益即輟案牘對之刺刺不休談畢珍重曰慎無升髦吾言也激發屬吏言辭慷慨遂平令故有貪名聞之流涕翻然改行郡有孝女不嫁養父先生躬拜其廬民俗為之一變其守延平七日憂去而盡革從前無名之費若先生者不徒講之口耳矣

[seal]

明儒學案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十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舉人臣李元位

明儒學案卷十

餘姚　黄宗羲　撰

姚江學案

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説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録中皆無甚透悟亦為是也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返觀而自得便

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絶矣然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矣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當以為良知

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為一說邪天泉問答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體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為有善有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為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一切皆是粗機則良知已落後著非不慮之本然故鄧定宇以為權論也其實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下句意之有善有

惡亦是有善念惡念耳兩句只完得動靜二字他日語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即此兩句也所謂知善知惡者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為知知亦只是誠意中之好惡好必於善惡必於惡無是無非而不容已者虚靈不昧之性體也為善去惡只是率性而行自然無善惡之夾雜先生所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四句本是無病學者錯會反致彼以無善無惡言性者謂無善無惡斯為至善善一也而

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乃斷滅性種乎彼在發用處求良知者認已發作未發教人在致知上著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上之光愈求愈遠矣得羲說而存之而後知先生之無弊也

浙中十七人

江右二十七人

南中九人

楚中二人

北方七人

粵閩二人

姚江學案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附許半圭　王司輿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為陽明先生餘姚人也父華成化辛丑進士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先生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岑夫人夢神人送兒自雲中至因命名為雲五歲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可惜道破始改今名豪

邁不羈十五歲縱觀塞外經月始返十八歲過廣信謁婁一齋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改兵部逆瑾矯旨逮南京科道官先生抗疏救之下詔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遣人跡而加害先生託投水脫去得至龍場瑾誅知廬陵縣歷吏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時虔閩不靖兵部尚書王瓊特舉先生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幾遂平漳南横水桶岡大帽浰頭諸寇己卯

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而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兵討之宸濠方圍安慶先生破南昌濠返兵自救遇於樵舍三戰俘濠武宗率師親征羣小張忠許泰欲縱濠鄱湖待武宗接戰而後奏凱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集浙江三司以濠付太監張永張永者為武宗親信羣小之所憚也命兼江西巡撫又明年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嘉靖壬午丁冢宰憂丁亥原官兼左都御史起征思田思田平以歸師襲八寨斷籐峽破之先生

幼夢謁馬伏波廟題詩於壁至是道出祠下恍如夢中
時先生已病疏請告至南安門人周積侍病問遺言先
生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而逝七年戊子十一月
二十九日也年五十七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
徧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
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
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
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

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道德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眞切篤實處即是行

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為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為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者也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故於

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以知識為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為工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頗近於心學不知儒釋界限只一理字釋氏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而止守此明覺世儒則不恃此明覺而求理於天地萬物之間所謂絕異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

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縱使合得本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門乞火與合眼見暗相去不遠黜出心之所以為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覩也試以孔孟之言證之致吾良知於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謂人能弘道乎若理在事物則是道能弘人矣告子之外義豈滅義而不顧乎亦於事物之間求其義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謂窮理也孟子何以不許之而

四端必歸之心哉嗟乎糠粃眯目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萬歷中從祀孔子廟庭

許半圭先生璋璋字半圭越之上虞人淳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白袍草屨挾一衾而出欲訪白沙於嶺南王司輿送之詩云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至楚見白沙之門人李承箕留大崖山中者三時質疑問難大崖語之以靜坐觀心曰拘拘陳編曰居敬窮理者予不然嘐嘐虛跡曰傍花隨柳者予不然罔象無形求長生不

死之根者予不然先生亦不至嶺南而返陽明養病洞中惟先生與司輿數人相對危坐忘言冥契陽明自江右歸越每訪先生菜羹麥飯信宿不厭先生歿陽明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先生於天文地理壬遁孫吳之術靡不究心正德中嘗指乾象謂陽明曰帝星今在楚矣已而世宗起於興邸其占之奇中如此

王黃轝先生文轅

文轅字司輿號黃轝子越之山陰人七歲時拾遺金一鍰坐待失者歸之既長多病遂習靜隱居勵志力

行鄉人咸樂親之讀書多自得不牽章句嘗曰朱子註說多不得經意聞者怪之惟陽明與之友莫逆也陽明將之南贑先生語其門人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問其故曰吾觸之不動矣其後先生歿陽明方講良知之學時多訕之者歎曰安得起王司輿於九原乎

語錄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為私已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答徐

成之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閒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弗以為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閒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向時未見得向裏意思此工夫自無可

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内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内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答黄宗賢應原忠　已見後方知難正為此鏡子時時不廢拂拭在儒釋之辨明道尚泛調停至先生始一刀截斷

僕近時與友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眞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

於高明廣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與黄

宗賢　誠無為便是心髓入微處良知即從此發竅者故謂之立天下之大本看來良知猶是第二義也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

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與王純甫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偽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可求也處物為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個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

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先生恢復心體一齊俱了眞大有功於聖門與孟子性善之說

同

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善而為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矣答王某先生既言格致即中庸明善之功不離學問思辨行則與朱子之說何異乃又曰格其物之不正以歸於正則未免自相齟齬

未知孰是

學絶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為德而反以為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啟沃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則為力易而收效溥　使在我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有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

一切屏絶之說猶是泥於舊聞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
與陸元静

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辨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虚話平日所見皆非實得義利二字是學問大關鍵亦即是儒釋分途處

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著力一眞一切眞與薛尚謙

識得第一義即遷善改過皆第一義

理無内外性無内外故學無内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内也反觀内省未嘗遺外也夫為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

義外也用智者也謂返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

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答羅整庵整庵有答先生書云前三物為物三後三物為物一自相矛盾要之物一也而不能不散而為兩散而為萬先生之言自是八面玲瓏

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心者其亦可以窮理乎與夏敦夫　洙泗淵源原是如此得曾子發明更是朴實

頭地曾子就誠處指點先生就明處指點一而已矣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也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

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强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答倫彥式

且以所見者實體諸心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答方叔賢

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曰知至至之知

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與陸元靜　良知之智實自惻隱之仁來　妄心者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也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則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存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

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二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

為非槁木死灰之謂睹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内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静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静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静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静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然欲為此者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此正

中庸戒愼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不同

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未發而遂忘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

理則既晩矣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患也乃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樂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為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懥無

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眞樂矣是樂生於天理又當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愼恐懼之無閒孰謂敬畏之增反爲樂之累耶最是發明宋儒主敬之說

與舒國用　緊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則是一個更何思慮得

天理原是寂然不動原是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如此方與不思善惡之說迥異答周道通

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

為學者各執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先生之見已到八九分但云性即是氣氣即是性則合更有商量在

謹獨即是致良知與黃勉之

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個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

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眞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眞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如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　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這一個工夫須著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

蔽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個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個說畢竟將來做那一個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個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個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所謂頭腦是良知二字）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

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乎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

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為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

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幾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　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而天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

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定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者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

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

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通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良知之說只說得個即心即理即知即行更無別法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缺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

心而寔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一部禮經皆如此看　學絶道喪之餘茍有興起向慕於學者皆可以為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為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釋氏之所以為釋老氏之所以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偽邪正何啻碔砆美玉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辨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

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為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身没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為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仁之不肖蓋亦常陷溺於其間者幾年倀倀然既自以為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

其向之所為者固包藏禍機作偽於外而勞心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流離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只一偽字是神奸攸伏處以先生之善變也經如許煅鍊而渣滓未盡猶然不廢力如此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生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答季

明德

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的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答歐陽崇一

學者往往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麽助是助個甚麽其人默然無對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

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工夫全在必有事上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工夫原不間斷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不須更說勿助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如此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先破裂矣所謂時時去集義者只是致良知說集義

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當下便有用功實地答聶文蔚

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來只是一個致良知只是存天理之本然

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已之謂耳此與馬子華是先生的派明道處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

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與宗賢

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從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已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孟之言也惡在

其爲空虚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髪之間而已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嘗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惡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

屬又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物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疲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則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當時晦庵之自為亦豈至是乎僕嘗以為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

於論辨者獨象山之學以其與晦庵之言有牴牾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乃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説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究也已答徐成之

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

易愈簡易愈真切寄安福諸同志　簡易真切是良知二字作手法

傳習錄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徐愛記　天理人欲四字是朱王印合處奚必晚年定論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曰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

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温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亦須講求否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如講求冬温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之心冬時自然思量

父母寒自去求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自去求清的道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便是如此至善本在吾心賴先生恢復

愛問今人儘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兩件曰此已被私欲間斷不是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聖賢教人

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故大學指個眞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後別立個心去惡愛曰古人分知行為兩亦是要人見得分曉一行工夫做知一行工夫做行則工夫始有下落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仁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

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知又說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便不解思維省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眞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今若知得宗旨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只聞那惡臭

時已自惡了不是閒了後又立個心去惡此是先生洞見心體處既不是又立個心去好惡則決不是起個意去好惡可知固知意不可以起滅言也

愛問格物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

只是個格物以心之所發言意意之所在言物則心有未發之時卻如何格物即請以前好惡之說參之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常人不能無私意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禮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既云至善是心之本體又云知是心之本體蓋知只是知善知惡知善知惡正是心之至善處既謂之良知決然私意障礙不得常人亦與聖人同

問博約

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這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曰然心一也未雜

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絶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

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此類始皆落落難合久之不覺手舞足蹈愚按曰仁為先生入室弟子所記語錄其言去人欲存天理者不一而足又曰至善是心之本體然未嘗離事物又曰即盡乎天理之極處則先生心宗教法居然只是宋儒矩矱但先生提得頭腦清楚耳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主一是專主一個

天理陸澄記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旁縱要種些嘉穀上被此樹遮覆下被此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是伐去此樹纖根勿畱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滋養得此根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曰是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工夫也人須在事上磨鍊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先生又說個克己即存理去欲之別名

問上達工夫曰後儒教人纔陟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滋長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與其力哉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裡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工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曰今人存心

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欲存理動時念念去欲存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著寧靜不惟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絶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唐詡問立志是

常存個善念要為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著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意誠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曰人若眞實切已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

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天理私欲終不自見如走路一般走得一叚方認得一叚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纔能到今於已知之天理不肎存已知之人欲不肎去只管愁不能盡知閒講何益且待克得自已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以前氣象何如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作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

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只為本無前後際故也先生頗主程子說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何等氣象曰如明鏡全體瑩徹無纖塵點染曰當其已發或著在好色好利好名上方見偏倚若未發時何以知其有

所偏倚曰平日美色名利之心原未嘗無病根不除則暫時潛伏偏倚仍在須是平日私心蕩除潔淨廓然純乎天理方可謂中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此是先生定論先生他日每言意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云云余竊轉一語曰意不在於事親時是慿物先生又曰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修身則和云云先生既以良知二字冒天下之道安得有正修工夫只因將意字看作已發故工夫不盡

又要正心又要修身意是已發心是未發身又是已發先生每譏宋儒支離而躬蹈之千載而下每欲起先生於九原質之而無從也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曰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自有漸惟其有漸所以必有發端處惟有發端處所以生生不息譬之於木其始抽芽便是生意發端處然後有榦有枝葉父子兄弟之愛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如木之有榦有枝葉也墨氏將父子兄

弟與途人一例便沒了發端處安能生生安能謂之仁只此便可勘佛氏之學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别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情欲之私不染似無私心外棄人倫却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成就他一個私已的心　聖人之所以為聖只是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

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所以為金精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為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猶鍊金而求其足色耳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疲精竭力從册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煆鍊成色而乃妄希分兩錫鉛銅鐵雜然

拔之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及其稍末無復有金矣薛侃

記

侃去花間草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看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為善矣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上便一切不管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

惡此之謂不動於氣曰草既非惡是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者意見草若有礙理亦宜去矣曰如此又是作惡作好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著一分意思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先生之言自是端的與天泉証道之說廻異

為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

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非大本達道也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何如曰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見其用却不妨心并無動靜可言必不得已可說動可以見體靜可以見用

梁日孚問主一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逐物無事時便是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

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不是居敬了别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别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工夫只是一事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於此用功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若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今若又分戒懼為己所不知工夫便支離既戒懼即是知己曰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

耶曰戒懼之念無時可忽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聵便已流入惡念戒懼不是念可言是思思只在思誠思是心之本官思而動於欲為念故念當除而思不可除後人專喜言無思至於念則以為是心之妙用不可除是倒說了他只要除理障耳

蔡希淵問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先生從舊本誠意反在格致之前矣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即是個誠意誠意工夫只在格致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致工夫工夫始有下落即為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

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身心上來終沒根源且既須敬字緣何孔門倒將最要緊的落了直待千餘年後人添補正謂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此學問大頭腦於此不察眞是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總是一般先生疏大學惟此段最端的無病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若意字看得分曉不必說正心更有工夫矣　九川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

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覺內外打不成一片曰心何嘗有內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講說時專一即是那靜坐時心工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須在事上磨鍊工夫得力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何須更起念頭是聖學入微眞消息他日卻曰實無無念時只是要正念如講論時便起不得在內照管的念則講論時不知又可起得個事親的意否

問近來工夫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你意

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此便是致知的實功先生每以念字與意字合說恐念與意終有别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裡再去不得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埋没此是獨體正當處被先生一口打并出　黄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

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曰心之本體
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
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
本體失了如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
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因指天以示之曰如面前所見
是昭昭之天四外所見亦只是昭昭之天只為許多牆
壁遮蔽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牆壁總是一個天矣於
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

總是一個本體黃直記　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量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隨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此是先生漸教頓不廢漸　問知行合一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

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如此

說知行合一眞是絲絲見血先生之學眞切乃爾後人何曾會得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

者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説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説名物象數也拈出天理二字先生之學自是勺水不漏

問儒者夜氣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却一般此時何所分別曰動靜只是一個那夜氣空空靜靜天理在中即是應事接物的心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天理便是夜氣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分別不得知

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是莫掩矣天理二字是儒門得分家

儒釋氏空之雖靜時也做不得主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為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佛氏不著相其實著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著相便須逃避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

父子君臣夫婦的相先生於佛氏一言而內外夾攻更無剩義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但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何以免此曰只要良知眞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且如讀書時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鬬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又舉天理二字如此方眞是讀書亦便是眞格物處朱子以讀書為格物窮理之要與先生語不無差別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

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曾用功夫今却不濟便要矯强做出一個破綻的模樣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只要常常做個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毀譽榮辱久久自然有得力處　言立志曰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掛帶便非必為聖人之志矣錢德洪記　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

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　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此語端的良知常發而常斂便是獨體真消息若一向在發用處求良知便入情識窠臼去然先生指點人處都在發用上說只要人知是知非上轉個為善去惡路頭正是良工苦心也

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

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是辨三教異同大頭腦處可見惟吾儒方擔得虛無二字起二氏不與也　問釋氏亦務養心然不可以治天下何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工夫釋氏却要盡絶事物把心看作幻相與世間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世間豈有離事之心佛氏一差故百差今謂佛氏心不差而事差便是調停之說　問異端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已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

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有行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　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只為性體原是萬物

一源故如人參温能補人便是遇父子而知親大黃苦能瀉人便是遇君臣而知義如何無良知又如人參能退邪火便是遇君臣而知義大黃能順陰氣便是遇父子而知親

問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曰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顛沛患難之際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

親更不得分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這條理便謂之信既是自然的條理則不如此便自勉然的更何條理

所以佛氏一切胡亂只得粉碎虛空歸之儱侗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

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之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獨知原是知此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大徹大悟蒙又為先生轉一語曰先生言致良知以格物便是先天而天弗違先生言格物以致其良知便是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

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人生一時離不得七情七情即良知之魄若謂良知在七情之外則七情又從何處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

甑其流必歸於文過（直須向前一步）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良知無過不及知得過不及的是良知）

慈湖不為無見又著在無聲無臭見上了

門人歎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愿意思在今信得這良知眞是眞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纔做得個狂者胸次故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讀此方知先生晚年眞面目我輩如何容易打過關捩子）

也然向後正所謂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者此正是吾心大有事在

良知處　有言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洒掃應對曰洒掃應對就是物童子良知只到此只教去洒掃應對便是致他這一點良知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遨嬉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我這裡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　問程子云在物為理如何云心即理曰在物

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為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為孝在事君則為忠之類是也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個心即理只為世人分心與理為二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却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慕悅其所為要求外面做得好看却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為二其流於伯道之偽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取於

義便是王道之真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性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者習於善則為剛善習於惡則為剛惡柔者習於善則為柔善習於惡則為柔惡便日相遠了　黄以方記　此是先生道性善處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論學德洪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

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無善惡但人有習於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是復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二君之見正好相資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裡接人原有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

本體即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盡本體亦明淨了汝中之見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為其次立法的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既而曰已後講學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人有習心不教他

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工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

王畿天泉證道記　先生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即天理録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逕說無善無惡是心體若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來為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起無乃語語斷流絶港乎快哉四無之論先生當於何處作答却又有上根下根之說謂教上根人只在心上用功夫下根人只在意上用功夫又豈大學八目一貫之旨又曰其次且教在意念上著實用為善去惡工夫久之心體自明蒙謂纔著念時便非本體人若只在念起念滅上用功夫一世合不上本

體所謂南轅而北轍也先生解大學於意字原看不清楚所以於四條目處未免架屋疊床至此及門之士一再摹之益失本色矣先生他日有言曰心意知物只是一事此是定論既是一事決不是一事皆無豢因為龍谿易一字曰心是有善無惡之心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不知先生首肎否

[seal]

明儒學案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舉人臣李元位

謄録進士臣黄嵩齡

明儒學案卷十一

餘姚　黄宗羲　撰

浙江相傳學案

姚江之教自近而遠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君子益進焉郡邑以學鳴者亦僅僅緒山龍溪此外則椎輪積水耳吾越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其儒者不能一二數若山陰范瓘字廷潤號栗齋初師王司輿許

半圭其後卒業於陽明博攷羣經恍然有悟以為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弗及也家貧不以關懷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叙道統及太極之說其奧義未易測也餘姚管州字子行號石屏官兵部司務每當入直諷詠抑揚司馬怪之邊警至司馬章皇石屏曰古人度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賢路司馬謾為好語謝之以京察歸大洲有宿四祖山詩四子堂堂特地來謂蔡白石沈古林龍溪石屏也

范引年號半野講學於青田從遊者頗衆夏淳字惟初號復吾以鄉舉卒官思明府同知魏莊渠主天根天機之說復吾曰指其靜為天根動為天機則可若以靜養天根動察天機是歧動靜而二之非所以語性也柴鳳字後愚主教天眞書院衢嚴之士多從之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歷官右副都御史以傳習錄為規範董天眞之後聞人銓字邦正號北江與緒山定文錄刻之行世即以寒宗而論黃驥字德良尤西川紀其言陽明事黃

文煥號吳南開州學正陽明使其子受業有東閣私抄記其所聞黄嘉愛字懋仁號鶴溪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欽州守黄元釜號丁山黄夔字子韶號後川皆篤實光明墨守師説以此推之當時好修一世湮没者可勝道哉

郎中徐横山先生愛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兗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宗伯黃久庵先生綰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附子穀

主事陸元靜先生澄

司寇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大師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浙中相傳學案一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之馬堰人正德三年進士出知祁州陞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工部郎中十一年歸而省親明年五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一緒山傳云兵部及告疾歸皆非先生為海日公之壻於陽明內兄弟也陽明出獄而歸先生即北面稱弟子及門莫有先之者鄧元錫皇明書云自龍場歸受學非其後與陽明同官南中朝夕不離學者在疑信之間先生為之騎郵以通彼我於是門人益親陽明曰

仁吾之顏淵也先生嘗遊衡山夢老僧撫其背而歎曰子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異之陽明在贛州聞訃哭之慟先生雖死陽明每在講席未嘗不念之酧答之頃機緣未契則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未易及也一日講畢環柱而走歎曰安得起曰仁於泉下而聞斯言乎乃率諸弟子之其墓所酬酒而告之先生始聞陽明之教與先儒相出入駭愕不定無入頭處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為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

徑斷港絕河矣陽明自居夷以後其教再變南中之時
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故以默坐澄心為學
的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先生記傳習初卷皆
是南中所聞其於致良知之說固未之知也然錄中有
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為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
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使此心
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則三字之提不始於江
右明矣但江右以後以此為宗旨耳是故陽明之學先

生為得其眞聶雙江云今之為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編所記眞切處俱畧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為得手也葢未嘗不太息於先生云

文集吾師之教謂人之心有體有用猶之水木有根源有枝葉流派學則如培濬溉疏故木水在培溉其根濬疏其源根盛源深則枝流自然茂且長故學莫要於收放心涵養省察克治是也即培濬其根源也讀書玩理

皆所以溉疏之也故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學者先須辨此即是辨義利之分既能知所決擇則在立志堅定以趨之而已答郘思抑

學者大患在於好名今之稱好名者類舉富貴誇耀以為言抑末矣凡其意有為而為雖其跡在孝弟忠信禮義猶其好名也猶其私也古之學者其立心之始即務去此而以全吾性命之理為心當其無事以勿忘勿助而養吾公平正大之體勿先事落此豁

徑故謂之存養及其感應而察識其有無故謂之省察知其有此而務決去之勿若其難故謂之克治專事乎此而不以怠心間之故謂之不息去之盡而純故謂之天德推之純而達故謂之王道送甘欽來

夫人所以不宜於物者私害之也是故吾之私得以加諸彼則忮心生焉忮心好勝之類也凡天下計較忌妒驕淫狠傲攘奪暴戾之惡皆從之矣吾之私得以籍諸彼則求心生焉求心好屈之類也凡天下阿比諂佞柔懦燕溺汙辱

兜咀之惡皆從之矣二私交於中則我所以為應感之地者非公平正大之體矣以此之機而應物之感其有能宜乎否也宜齋序

古人謂未知學須求有個用力處既用力須求有個得力處今以康齋之勇猛勤辛苦不替七十年然未見其大成則疑其於得力處有未至白沙之風使人有吾與點也之意然末流涉曠則疑其於用力處有缺夫有體斯有用有終必有始將以康齋之踐履為體為始耶將以白沙之造詣為用為終耶是體

用始終歧為二也世固有謂某有體無用有用無體者僕竊不然必求二公之所以蔽者而會歸之此正關要所係必透此方有下手處也答王承吉

巖形方外高幾百丈内石骨空虛圓洞徹天地端若立甑二洞門自東門入初見西露微光若覲月自朏生行漸入光漸長至門内限光半當上弦循至正中光乃圓月在望西出門光微以隱若月自望至晦巖以月名本此濂溪自幼日遊其間因悟太極之理月巖記

予始學於先生惟循跡而

行久而大疑且駭然不敢遽非必反而思之思之稍通復驗之身心既乃怳若有見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此道體也此心也此學也人性本善也而邪惡者客感也感之在於一念去之在於一念無難事無多術且自恃稟性柔未能為大惡則以為如是終身可見矣而坦坦然適而蕩蕩然樂也孰知久則私與憂復作也通世之痼疾有二文字也功名也予始欲以為姑毋攻焉不以累於心可矣絕之無之不已甚乎孰知二者

之賊素奪其宫姑之云者是假之也是故必絶之無之而後可以進於道否則終不免以虚見且自誣也贈薛尚謙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兖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正德丁卯徐横山蔡我齋朱白浦三先生舉於鄉别文成而北文成言徐曰仁之温恭蔡希淵之深潛朱守中之明敏皆予所不逮蓋三先生皆以丁卯來學文成之弟子未之或先者也癸酉三先生從文成遊四明山我

齋自永樂寺返白浦自妲溪返橫山則同入雪竇春風沂水之樂眞一時之盛事也橫山爲弟子之首遂以兩先生次之蔡宗兗字希淵號我齋山陰之白洋人鄉書十年而取進士畱爲庶吉士不可以教授奉母孤介不爲當道所喜輒棄去文成以爲歸計良是而傷於急廹再過二三月托病行則形迹泯然獨爲君子而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之心也已教授莆田復不爲當道所喜文成戒之曰區區往謫龍塲橫逆之加日至迄今思

之正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其時乃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惜也希淵省克精切其胃遂自以為患乎移教南康入為太學助教南考功陞西川督學僉事林見素謂先生中有餘養祗見外者之輕故能壁立千仞朱節字守中號白浦亦白洋人舉進士官御史以天下為己任文成謂之曰德業外無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騁事功則希高務外非業也巡按山東流賊之亂勤事而卒贈光祿少卿先生嘗言平生於愛衆親仁二語得力然親

仁必從愛衆得來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錢德洪字洪甫號緒山浙之餘姚人王文成平濠歸越先生與同邑范引年管州鄭寅柴鳳徐珊吴仁數十人會於中天閣同稟學焉明年舉於鄉時四方之士來學於越者甚衆先生與龍溪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於文成一時稱為教授師嘉靖五年舉於南宫不廷試而歸文成征思田先生與龍溪居守越中書院七年奔文成

之喪至於貴溪問喪服卲竹峯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禮也先生曰吾夫子沒於道途無主喪者弟子不可以無服然某也有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焉築室於場以終心制十一年始赴廷試出為蘇學教授丁內艱服闋補國子監丞尋陞刑部主事稍遷員外郎署陝西司事上夜遊西山名武定侯郭勛不至給事中高時劾之下勛錦衣獄轉送刑部勛驕恣不法舉朝恨之皆欲坐以不軌先生據法以違勅十罪論死再

上不報舉朝以上之不報因按輕也劾先生不明律法上以先生為故入故不報遂因劾下先生於獄蓋上之罷勛未衰特因事稍折之與廷臣之意故相左也先生身嬰三木與侍御楊斛山都督趙白樓講易不輟勛死始得出獄九廟成詔復冠帶穆宗朝進階朝列大夫致仕萬歷初復進階一級在野三十年無日不講學江浙宣歙楚廣名區奥地皆有講舍先生與龍溪迭捧珠盤年七十作頤閒疏告四方始不出遊二年十月二十六

日卒年七十九陽明致良知之學發於晚年其初以靜坐澄心訓學者學者多有喜靜惡動之弊知本流行故提掇未免過重然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謹獨即是致良知則亦未嘗不以收斂為主也故鄒東廓之戒懼羅念庵之主靜此固陽明之真傳也先生與龍溪親炙陽明最久習聞其過重之言龍溪謂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為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先生謂未發竟從何處覓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是兩先生之

良知俱以見在知覺而言於聖賢凝聚處盡與掃除在師門之旨不能無毫釐之差龍溪從見在悟其變動不居之體先生只於事物上實心磨錬故先生之徹悟不如龍溪龍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龍溪竟入於禪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何也龍溪懸崖撒手非師門宗旨所可繫縛先生則把纜放船雖無大得亦無大失耳念菴曰緒山之學數變其始也有見於為善去惡者以為致良知也已而曰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吾安得執以

為有而為之而又去之已又曰吾惡夫言之者之淆也無善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吾惟即吾所知以為善者而行之以為惡者而去之此吾可能為者也其不出於此者非吾所得為也又曰向吾之言猶二也非一也夫子嘗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無不善吾無動焉而已彼所謂意者動也非是之謂動也吾所謂動動於動焉者也吾惟無動則在吾者常一矣按先生之無動即慈湖之不起意也不起

意非未發乎然則謂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者非

先生之末後語矣

會語天地間只此靈竅在造化統體而言謂之鬼神在人身而言謂之良知惟是靈竅至微不可見至著不可掩使此心精凝純固常如對越神明之時則眞機活潑上下昭格何可掩得若一念厭斁即恍惚散漫矣　戒懼即是良知覺得多此戒懼只是工夫生久則本體工夫自能相忘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一熟耳　思慮

是人心生機無一息可停但此心主宰常定思慮所發自有條理造化只是主宰常定故四時日月往來自不紛亂　充塞天地間只有此知天只此知之虚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時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與萬物只此知之合散而人只此知之精粹也知此運行萬古有定體故曰太極原無聲臭可即故曰無極太極之運無迹而隂陽之行有漸故自一生二生四生八以至庶物露生極其萬而無窮焉是順其往而

數之故曰數往者順自萬物推本太極以至於無極逆其所從來而知之故曰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蓋示人以無聲無臭之源也

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與孟子言性善亦不甚遠告子只先見定一個性體元來不動有動處只在物感上彼長我長彼白我白隨手應去不失其宜便了於吾性體澹然無所關涉自謂既不失內又不失外已是聖門全體之學殊不知先著性體之見將心與言氣分作三路遂成內外二截微顯兩用而

於一切感應俱入無情非徒無益反鑿其原矣孟子工夫不論心之動不動念念精義使動必以義無歉於心自然俯仰無虧充塞無間是之謂浩然之氣告子見性在內一切無動於外取效若速是以見為主終非不動之根孟子集義之久而後行無不得取效若遲乃直從原不動處用功不求不動而自然不動矣　此心從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為吾人自有知識便功利嗜好技

能聞見一切意必固我自作知見自作惲擾失却至善本體始不得止須將此等習心一切放下始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　聖人於紛紜交錯之中而指其不動之眞體良知是也是知也雖萬感紛紜而是非不昧雖衆欲交錯而清明在躬至變而無方至神而無迹者良知之體也太虛之中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住其有住則即為太虛之礙矣人心感應無時不有而無一時之住其有住則即為虛靈之障矣故忿懥好樂恐懼憂患

一著於有心即不得其正矣故正心之功不在他求只在誠意之中體當本體明徹止於至善而已矣　除却好惡更有甚心體除却元亨利貞更於何處覔太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此便是良心未泯然其端甚微故謂之幾希今人認平旦之氣只認虛明光景所以無用功處認得時種種皆實際矣　春夏秋冬在天道者無一刻停喜怒哀樂在人心者亦無一時息千感萬應莫知端倪此體寂然未嘗染著於物雖曰發而實無所

發也所以既謂之中又謂之和實非有兩截事致中和工夫全在慎獨所謂隱微顯見已是指出中和本體故慎獨即是致中和　只求不拂良知於人情自然通得若只求不拂人情便是徇人忘已　問感人不動如何曰纔說感人便不是了聖賢只是正已而物自正譬如太陽無蔽容光自能照物非是屑屑尋物來照　問戒懼之功不能無有事無事之分曰知得良知是一個頭腦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雖獨居冥坐工

夫亦只在一念微處　眞性流行莫非自然稍一起意即如太虛中忽作雲翳此不起意之教不為不盡但質美者習累未深一與指示全體廓然習累既深之人不指誠意實功而一切禁其起意是又使人以意見承也久假不歸即認意見作本體欲根竊發復以意見蓋之終日兀兀守此虛見而於人情物理常若有二將流行活潑之眞機反養成一種不伶不俐之心也慈湖欲人領悟太速遂將洗心正心懲忿窒慾等語俱謂非聖人

之言是特以宗廟百官為到家之人指說而不知在道之人尚涉程途也　去惡必窮其根為善不居其有格物之則也然非究極本體止於至善之學也善惡之機縱其生滅相尋於無窮是藏其根而惡其萌蘖之生濁其源而辨其末流之清也是以知善知惡為知之極而不知良知之體本無善惡也有為有去之為功而不知究極本體施功於無為乃眞功也正念無念正念之念本體常寂纔涉私邪憧憧紛擾矣　問胸中擾擾必猛

加澄定方得漸清曰此是見上轉有事時此知著在事上事過此知又著在虛上動靜二見不得成片若透得此心徹底無欲雖終日應酬百務本體上如何加得一毫事了即休一過無迹本體上又何減得一毫　問致知存乎心悟曰靈通妙覺不離於人倫事物之中在人實體而得之耳是之為心悟世之學者謂斯道神奇祕密藏機隱竅使人渺茫怳惚無入頭處固非真性之悟若一聞良知遂影響承受不思極深研幾以究透真體

是又得為心悟乎　良知不假於見聞故致知之功從不睹不聞而入但纔說不睹不聞即著不睹不聞之見矣今只念念在良知上精察使是是非非無容毫髮欺蔽　致知之功在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間但除卻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耳　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自失卻廣大高明之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羣妄自消　先師在越甘泉官留都移書辨正良知天理同異先師不答曰此須合併數

月無意中因事指發必有沛然融釋處耳若恃筆札徒起爭端先師起征思田沒於南安終不得對語以究大同之旨此亦千古遺恨也予於戊申年冬乞先君墓銘往見公於增城公曰良知不由學慮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今遊先生之門者皆曰良知無事學慮任其意智而為之其知已入不良莫之覺矣猶可謂之良知乎所謂致知者推極本然之知功至密也今遊先生門者乃云只依良知無非至道而致之之功全不言及至有縱

情恣肆尚自信為良知者立教本旨果如是乎予起而謝曰公之教是也公請予言予曰公勿助勿忘之訓可謂苦心曰云何苦心曰道體自然無容强索今欲矜持操執以求必得則本體之上無容有加加此一念病於助矣然欲全體放下若見自然久之則又疑於忘焉今之工夫既不助又不忘常見此體參前倚衡活潑呈露此正天然自得之機也蓋欲揭此體以示人誠難著辭故曰苦心公乃瞿然顧予曰吾子相别十年猶如常聚

一堂予又曰昔先師别公詩有無欲見眞體忘助皆非功之句當時疑之助可言功忘亦可言功乎及求見此體不得注目所視傾耳所聽心心相持不勝束縛或時少舒反覺視明聽聰中無罣礙乃疑忘可以得道及久之散漫無歸漸淪於不知矣是助固非功忘亦非功也始知只一無欲眞體乃見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活潑潑地非眞無欲何以臻此公慨然謂諸友曰我輩朋友誰肯究心及此蔣道林示時習講義公曰後世學問

不在性情上求終身勞苦不知所學何事比如作一詩只見性情不見詩是為好詩作一文字只見性情不見文字是為好文字若不是性情上學疲神瘁思終身無得安得悅樂又安得無慍　人只有一道心天命流行不動纖毫聲臭是之為微纔動聲臭便雜以人矣然其中有多少不安處故曰危人要為惡只可言自欺良知本來無惡　學者工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為一虞字作祟耳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如自

虞度曰此或無害於理否或可茍同於俗否或可欺人於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 昔者吾師之立教也揭誠意為大學之要指致知格物為誠意之功門弟子聞言之下皆得入門用力之地用功勤者究極此知之體使天則流行纖翳無作千感萬應而眞體常寂此誠意之極也故誠意之功自初學用之即得入手自聖人用之精詣無盡吾師既沒吾黨病學者善惡之機生滅不已乃於本體提揭

過重聞者遂謂誠意不足以盡道必先有悟而意自不生格物非所以言功必先歸寂而物自化遂相與虛憶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彛物則之常執體以求寂而無有乎圓神活潑之機希高凌節影響謬戾而吾師平易切實之旨壅而弗宣師云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是止至善也者未嘗離誠意而得也言止則不必言寂而寂在其中言至善則不必言悟而悟在其中然皆必本於誠意焉何也蓋心無體心之上不可以言功也應感起

物而好惡形焉於是乎有精察克治之功誠意之功極則體自寂而應自順初學以至成德徹始徹終無二功也是故不事誠意而求寂與悟是不入門而思見宗廟百官也知寂與悟而不示人以誠意之功是欲人見宗廟百官而閉之門也皆非融釋於道者也　至純而無雜者性之本體也兢兢恐恐有事勿忘者復性之功也有事勿忘而不見眞體之活潑焉強制之勞也怳見本體而不加有事之功焉虛狂之見也故有事非功也性

之不容自已也活潑非見也性之不加一物也　心之本體純粹無雜至善也良知者至善之著察也良知即至善也心無體以知為體無知即無心也知無體以感應之是非為體無是非即無知也意也者以言乎其感應也物也者以言乎其感應之事也而知則主宰乎事物是非之則也意有動靜此知之體不因意之動靜有明暗也物有去來此知之體不因物之去來為有無也性體流行自然無息通晝夜之道而知也心之神明本

無方體欲放則放欲止則止放可能也止亦可能也然皆非本體之自然也何也意見使之也君子之學必事於無欲無欲則不必言止而心不動　毋求諸已放之心求諸心之未放焉爾已夫心之體性也性不可離又烏得而放也放之云者馳於物焉已爾

論學書良知天理原非二義以心之靈虛昭察而言謂之知以心之文理條析而言謂之理靈虛昭察無事學慮自然而然故謂之良文理條析無事學慮自然而然

故謂之天然曰靈虛昭察則所謂昭察者即文理條析之謂也靈虛昭察之中而條理不著固非所以為良知而靈虛昭察之中復求所謂條理則亦非所謂天理矣今曰良知不用天理則知為空知是疑以虛元空寂視良知而又似以襲取外索為天理矣恐非兩家立言之旨也甘泉上

久菴謂吾黨於學未免落空初若未以為然細自磨勘始知自懼日來論本體處說得十分清脫及徵之行事疎略處甚多此便是學問落空處譬之草

木生意在中發在枝幹上自是可見霞王龍溪　人生與世情相感如魚遊於水隨處逼塞更無空隙處波蕩亦從自心起此心無所牽累雖日與人情事變相接真如自在順應無滯更無波蕩可動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若此心不免留戀物情雖日坐虛齋不露風線而百念自來熬煎無容逃避今之學者纔遇事來便苦攪擾便思靜處及到靜處胸中攪擾猶昔此正不思動與不動只在自心不在事上揀擇致知格物工夫只須於事上識

取本心乃見心事非二內外兩忘非離卻事物又有學問可言也答傅少崖　吾心本與民物同體此是位育之根除卻應酬更無本體失卻本體便非應酬苟於應酬之中隨事隨地不失此體眼前大地何處非黃金若厭卻應酬必欲去覓山中養成一個枯寂恐以黃金反混作頑鐵矣覆龍溪　龍溪之見伶俐直截泥工夫於生滅者聞其言自當省發但渠於見上覺有著處開口論說千轉百折不出己意便覺於人言尚有滲落耳執事之著

多在過思過思則想像亦足以徹道與季彭山親蹈生死眞境身世盡空獨畱一念熒魂耿耿中夜豁然若省乃知上天為我設此法象示我以本來眞性不容絲髮掛帶平時一種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為不足害道由今觀之一塵可以朦目一指可以障天誠可懼也噫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吾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剗則已盡矣獄中寄龍溪

夫鏡物也故斑垢駁雜得積於上而可以先加磨去之功吾心良知虛靈也虛靈非物也非物則斑

垢駁雜停於吾心何所則磨之之功又於何所乎今所指吾心之斑垢駁雜者非氣拘物蔽而言乎既曰氣拘曰物蔽則吾心之斑垢駁雜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後有也既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後有而今之致知也則將於未涉人情事物之感之前而先加致之之功則夫所謂致之之功者又將何所施耶答聶雙江

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矣又為無善無惡之說者

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猶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先有乎善猶明之不可先有乎色聰之不可先有乎聲也目無一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一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為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也塞其聰

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豈知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為之則耶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耶赤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滅也但塗人擬議於乍見之後已滲入於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之不足耶抑去其蔽以還乍見之初心也虛靈之蔽不但邪

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橫於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先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是對後世格物窮理之學為先有乎善者立言也因時設法不得已之辭焉耳復楊斛山

龍溪學日平實每於毀譽紛冗中益見奮惕弟向與意見不同雖承老師遺命相取為益終與入處異路未見能渾接一體歸來屢經多故不肖始能純信本心龍溪亦於事上肎自磨滌自此正相當能不出露頭面以道自任而毀譽之

言亦從此入舊習未化時出時入容或有之然其大頭放倒如羣情所疑非眞信此心千古不二其誰與辨之

與張浮峯　格物之學實良知見在功夫先儒所謂過去未來徒放心耳見在功夫時行時止時默時語念念精明毫釐不放此即行著習察實地格物之功也於此體當切實著衣喫飯即是盡心至命之功

與陳兩湖　先師曰無善無惡心之體雙江即謂良知本無善惡未發寂然之體也養此則物自格矣今隨其感物之際而後加格物

之功是迷其體以索用濁其源以澄流功夫已落第二義論則善矣殊不知未發寂然之體未嘗離家國天下之感而別有一物在其中也即家國天下之感之中而未發寂然者在焉耳此格物為致知之實功通寂感體用而無間盡性之學也 復周羅山

人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此先師之言為註中庸者說也註中庸者謂未發之中人皆有之至發時而後有不中節曰此未知未發之中也未發之中譬若鏡體之明豈有鏡體

既明而又有照物不當者乎此言未為不確然實未嘗使學者先求未發之中而養之也未發之中竟從何處覔耶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久之則養成一種枯寂之病認虗景為實得擬知見為性眞誠可慨也故學者初入手時良知不能無間善惡念頭雜發難制或防之於未發之前或制之於臨發之際或悔改於既發之後皆實功也由是而入微雖聖人之知幾亦只此工夫

復何吉陽

覺即是善不覺即是利雞鳴而醒目即見物耳

即聽物心思即思物無人不然但主宰不精怳忽因應若有若無故遇觸即動物過即留雖已覺與猶為夢晝見性之人眞機明察一醒即覺少過不及覺早反亟明透之人無醒無覺天則自著故耳目聰明心思睿知於過無觸於物無滯善利之辨此為未知學者分辨界頭良知既得又何擬議於意象之間乎與寧國諸友　古人以無欲言微道心者無欲之心也研幾之功只一無欲而眞體自著更不於念上作有無之見也答念菴　凡為愚

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為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聖人之言也答念菴

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師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投水石於烈焰之中一時解化纖滓不留此亦千古之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韻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答念菴

明儒學案卷十一